

## 他见“飞天”多媚妩



沈嘉禄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爱好美食和收藏

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携二公子戴红杰、三公子戴红倩在淮海中路沪港三联书店签售新作，专程从北方城市赶来的粉丝不少。作为商业街上唯一一家书店，火爆场面让橱窗外的路人驻足窥探，以为又是哪款世界名牌的首发。其实也没错，戴敦邦不就是名扬四海的中国名牌吗？

我等了一个小时才勉强挤进队伍，请老爷子在散发着油墨香的《红楼续梦新绘墨稿》上签名，但此前有一本我期待已久的“敦煌写本”没有到位，留了一个遗憾。

上周，戴敦邦先生与师母沈嘉华女士风雨同舟结婚 65 周年，在一家规模不大的酒店里摆了几桌喜宴，亲朋好友加上他的子弟从四面八方赶来贺喜，老爷子特地在走廊上等我，送了我这本《丝路朝圣——戴敦邦西行艺途行脚写生集》。“我也没拿到几本，不要响！”哈哈，沉甸甸的一巨册捧在胸前，赛过半瓶飞天茅台下肚，心跳加速，面孔通红，腾云驾雾，语无伦次了！

接下来好几天仔细拜观，满目琳琅，美不胜收。这本画册虽然是写生稿本，却是老爷子许久的一个心愿。研究戴敦邦绘画艺术的朋友，这本画册的价值更不待多言了。

戴先生多次跟我提起当年悉心临摹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壁画，使他受益终身，其实启发来自临摹敦煌壁画。1979 年，他在新中国美术奠基人、著名美术家蔡若虹先生的安排下，与几位画家赴西北历史名城的博物馆和历史古迹写生，其中最令他醍醐灌顶之感的便是敦煌。

那时候戴先生人到中年，劲头十足，每天钻进洞窟里趴着身子作速写、作记录，晚上与大家挤在一个灯头下整理素材，一直要忙到深夜才入睡。“我们这群人像强盗闯入了宝库，什么都想要，

清晨的霞光刚刚照在莫高窟顶上，我们就怀着虔诚的心情进入洞窟‘面壁’。洞窟内散发着一种陈腐的异味，我们作为朝圣者却觉得这是历史和艺术的芳香，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同历史对话。我的心在颤抖，完全被征服了。”

为了节省时间，戴先生中午就在洞窟外面找一个地方坐下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硬邦邦的馕啃几口。有时候其他画家累得起不了床，他却照样意气风发地出发，与飞天美女“约会”。他将一本本写生稿视为生命，每晚入睡将它们放在枕下，次日起床后则藏在被窝中，似乎怕它遭受风寒或“自行走丢”。

戴先生已与洞窟中的人像、场景物我两忘了，枕着速写本入睡后，常常在若醒若梦时听到从洞窟那边传来嘤嘤的女子哭泣声，有时还能听到宫女行走或舞蹈时发出的环佩叮当声，或者从遥远地方飘来的陌生器乐旋回无尽的弹拨声。

戴敦邦在这次活动中共临摹了三大本素描稿，内容涉及

建筑、佛像人物、器物、动物等，共计 230 余幅，其中敦煌莫高窟写生图近 70 幅。有速写也有彩稿，每一幅都十分准确、流畅、生动、传神。他见“飞天”多媚妩，料“飞天”见他亦如是。

他有幸写生了敦煌，敦煌也有幸在他的画稿中大放异彩。披着一身历史的尘土从敦煌回上海，戴敦邦顿悟了：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艺术史，都是由艺人与艺术家两部分人通力合作创造的。艺人是无名英雄，其作品毫不逊色地被传诵千秋。当年画工们在洞窟里遗留留下了一些生活和绘画用品，但他们的血肉之躯早已融化于敦煌艺术之中了。他们的名字叫“民间艺人”。

此次西行写生，被戴敦邦视为心灵上的洗涤，他还请人刻了一方闲章：“民间艺人”，一直用到现在。📖

**洞窟内散发着一种陈腐的异味，我们作为朝圣者却觉得这是历史和艺术的芳香。**